

薛燕平
◎著

温柔的谎言



Wenrou de Huangyan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

薛燕平 著

温柔的谎言

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温柔的谎言/薛燕平著. —北京: 农村读物出版社,
2006. 3

ISBN 7-5048-4794-1

I. 温... II. 薛...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40302 号

出 版 人 傅玉祥
责任编辑 马春辉
出 版 农村读物出版社 (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100026)
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 10.5
字 数 120 千
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~4 000 册
定 价 16.80 元

(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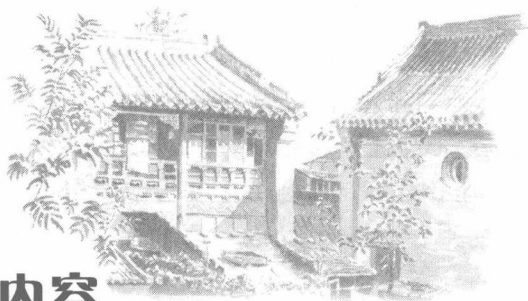
- 1 孤独的内容
- 8 生命的一种
- 15 死亡是我们最终的朋友
- 22 余光
- 26 寂寞无骨
- 30 植物的灵魂
- 33 医院给我的另一种生活
- 42 北京胡同里的幽灵
- 45 情爱的情境
- 54 冬日情结
- 66 黑色的感觉
- 72 阡陌
- 78 五月槐花香
- 86 中锋的尴尬
- 92 周围的灯盏
- 100 石榴
- 105 伤心是没法表达的
- 108 学会沉默的时候你就长大了





- 110 痛苦的饮料
112 长发情结
114 错误的正确
116 运动让你烦恼
120 嫉妒让你走火入魔
123 没有你我无法入睡
125 四季是你的朋友
128 叙学画
135 发育的烦恼
138 谎言的花朵
141 女人因疼痛而美丽
146 我们居住的环境
155 我的生活状况





孤独的内容

秋天，风渐凉，已经衰老的树叶，在渐渐丧失热力的阳光中颤抖着，人们用厚衣服包裹起自己，相对于这个世界，每个人的身体乃至精神便越来越独立。一个人关在屋子里，与肃杀的空气隔绝，在北京神秘的四合院的一间小厢房里，阳光照不进来，只有照在墙上的光，微弱地反射进屋里。不开灯，任凭在阳光很好的白天，思想和肉体都浸淫在阴暗中，上学的、上班的，都走了，只有那些失语的老年人在细长的胡同里蹒跚，脚步沉重而衰老，你听不到（不是听不到，是不想听），思维是封闭的，所有的声音都消失干净，鸟儿们“叽叽喳喳”的叫声，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……这时候，你也许会觉得孤独。

“孤独”这个词，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常用的，好像它从产生的那一刻起，就被赋予了一种“不合群”的特性，然而，你又不能将它断然地归纳为“书面语”，因为在生活中一些特殊场合，它还是被很自然地应用的，比如一位刚失恋的人，会对他（她）的朋友说：我感到十分孤





独……孤独这个词是诗性的，用它形容一些诗意的心情、状态、人，是一点都不造作的。

有一位诗人被称为“孤独王子”。王子、公主，这在童话中都是最光彩夺目的形象，在现实中也是高不可攀的。能被封为“孤独王子”，就是孤独的顶级。被称为“孤独王子”的诗人是苍白消瘦的、少言寡语的、神情忧郁的，这仿佛是孤独之人的必然形象。他坐在一间很小的屋子里与人交谈，声调很低，语音很温和，对于自己的观点却很坚决。“我还是坚持诗应该是有韵脚的，就是说诗应该押韵——”与他交谈的人，因为他的坚决的态度有些诚惶诚恐，咳了一下，以缓和低沉的尴尬。很长时间，两人都不说话，“孤独者”显然很适应这种无声的沉默，他不抽烟，也不像现在有保健意识的人，不停地喝茶，他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坐着，眼睛望着窗外，在他侧转过身子的时候，你能看见他眼睛里那种打动人的忧郁，或者说是孤独。



也许是与他对的人，忍受不了他那种孤独的沉重，因为即便当时坐在外间屋子的人，都感觉到他的孤独的阴森，而沉重和阴森正是孤独滋生和成长的必要条件。与他对的人走出屋门，脸上红彤彤的，兴奋和无奈的神情复杂地交织着。他轻轻地关上门，也就将那片阴森的孤独，毫无保留地留给了上帝钦定的人。脸红彤彤的人很快走出了院子，其他的人说话的声音时高时低，夹杂着笑声，以及睡觉的呼噜声（这些都是生活没有规律，想干吗就干吗，想什么时候干就什么时候干的人）。整整一个下午，孤独者没有走出那间屋子，其他的人都挤在别的房间里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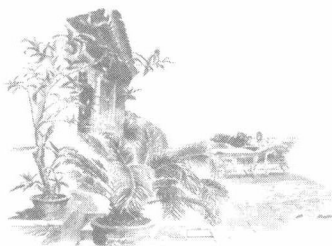
给他一个人留出一个孤独的空间，让那种阴森的孤独浸淫着他羸弱的身体。似乎他一生下来，便用孤独铸就了一张艺术的，乃至人生的通行证，他周围的人，便为他的孤独的繁衍拼命地开拓着疆域。

氧化得愈来愈厚的孤独层，紧紧地包裹着他的身体，乃至精神。他的朋友甚至恋人，都无法冲破它，它便在日月的光芒中，在风雨的侵蚀中，磨砺得愈来愈壮硕，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关注。正是因为他的孤独，才愈发地显示出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。有一天，他毅然去了×国，当然，带走了他辉煌的孤独。

因为孤独，他傲视着这个世界，也因为孤独，人们远视或仰视着他，他的孤独的内涵只有他自己知道。他把持着他的孤独的疆域，孤独而喧闹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。孤独是他的愿望，喧闹是人们对于他的孤独的了解的渴望。他是世俗的名人，他的名声显赫，在人们对他趋之若鹜的时候，他的孤独让他散发着一种神秘的光芒。他的孤独也便被大家分享着、关注着，他的原始诗人的孤独究竟是什么样子，只有上帝才知道。

你同他相比，是个普通的人。你虽然喜欢在工作之余舞文弄墨，但你显然不是缪斯的宠儿。在你生活中一切的喧闹停止以后，诸如：恋爱、交友、游山玩水，最重要的是你对于生活中的一切游戏失去了兴趣，而后，你似乎也体会到了一种“孤独”，这种孤独更多的来源于你的内心深处，或者说，你的孤独由于你的天性，在你一生下来的时候，你的襁褓上便打上了孤独的烙印，尽管你的行动会减弱它的感觉，但你注定是孤独的，就像月亮注定冰冷





一样。

在那间被阳光丢弃的小厢房里，你的孤独像阴湿之地的苔藓一样，慢慢地滋生出来。你嗅到空气中所有的味道都是寂寞，时间静止着，光影不再流动，你的呼吸已经十分微弱，心脏像一只破损的钟表，随时都可能停止跳动。在你不经意间，孤独已经长出了尖利的牙齿，噬咬着你的灵魂，你疼痛的时候就需要别人安慰，你看见周围空空如也，墙上连一只爬虫都没有，便去翻电话本，从内心深处，你想找人交谈，交谈的愿望，像野火一样在阴暗的屋子里燃烧着，无法控制。电话本便被你翻得山响，那些人名以及阿拉伯数字，都是你的希望，也就都是你的失望。最后，所有的名字都被你否定了，最终还是孤独的一个人，守着那部孤独的电话机。于是你拨了114查号台，那种刻板的声音更增加了你的孤独感，你扔下话筒，“啞啞”一声以后，一切就都结束了，你想起了那位孤独的诗人……你想像不出他同孤独搏斗的时候，是怎样一番景象，“不管怎么说，他会比我好受一些的。”这样想着，你觉得委屈，“至少他的‘孤独’不是孤独的，他的孤独有众多的观望者，就像天桥耍把式的，台下有叫好的，所以，他可以诗性地孤独地活着，还能听到别人为他的孤独叫好的声音。”你因为孤独无法忍受，变得恶毒起来。“而我的孤独却是真正的、彻头彻尾的孤独，没有一只眼睛在它的身上停留，甚至连阳光都不为它喝彩……”



此时此刻，他一定在那个富足的国家，喝着浓度大得多的牛奶，吃着更新鲜、更多花样的面包，呼吸着纯净的有利于诗歌滋生的空气……当然，最重要的还是享受着他

特有的辉煌的孤独。

“熬着吧，”你惨淡地想，“你的孤独长大的时候，你的孤独就不再孤独了。”你对自己如是说。

但你知道，无论怎样，你同他那著名的孤独不同，就像贴着同一商标的商品，不会完全一样（克隆会怎么样？克隆孤独！没人尝试过。即便照着他的孤独克隆，那也不是原来的他的孤独了）。你像清点商店的商品一样，清点着你这些年来的生活。你在一家出版社工作，加之“助人为乐”的天性，便视为朋友出书为理所当然，只要来人说是你认识的某某的朋友，你便报以火热的情感，不计较回报，不怕辛苦，只要朋友满意，你就高兴了（你应该为雷锋再世喝彩）。有一天，你被你的“朋友”告上了法庭，你的“朋友”钻了一个空子，出版法颁布的当年，你的出版社与作者签定的合同还没有实施，你的“朋友”以侵权状告了你所在的出版社，为此出版社赔了钱。那以后很长时间，你感到孤独……

你想改变你的生活方式，一方面你想从上一次“打击”中解脱出来，过于严肃的生活态度，显然是太沉重了；另外，生活方式变了，你的生活圈子必然改变，新的朋友会让你淡忘一些东西。一段时间过去以后，你发现你的计划过于天真了，外在形式的松弛，让你的内心世界愈发的孤独。你像个演员一样，演出了一个玩世不恭的形象，真实的自我却是难以改变的，惟有孤独，是你难舍难分的伙伴儿。当一天闭幕的时候，你回到家里，那间原本就排斥阳光的小屋，已经昏暗一片，你脱下“行头”，同时表演也结束了。你孤独的时候，便会想起那位有着辉煌





的孤独的诗人……

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你的感情生活像个倒空了的口袋，闲来无事的时候，你会将那只口袋翻个底儿掉，想从口袋的褶皱里，找出一星半点感情的残渣，但惘然。从这里，你体会到感情的残酷性，你便孤独得要死要活，你躺在床上，想：我快死了，我就要死了……就这样死了吧……

你想用电脑——这个时代的宠儿——填补你的寂寞，改变你精神生活的一穷二白的面貌。你将你生活里可以记录的事件统统地记录下来。孤独，这时候便很知趣地走了，其实它是隐蔽起来了，它将不失时机地再次将它可怕的病毒，输入你的大脑、心脏以及你身体里的一切器官。它再度辉煌地到来的时候，你悟到：生活里面各种各样的内容，就像菜市场里的青菜一样，都是绿的，却谁也代替不了谁。



你空想出一个你的“挚友”，也许是男人，也许是女人（为什么不是男人呢？难道你从生活中得不到的还不能在幻想中奢侈一回？）你大声地与之交谈，你将你对于人或事的厌倦，乃至对于生活本身的厌倦，毫无保留地说出来。你的房间太小了，要不就是房间里的东西太拥挤（你想用物质填满现实的空间，以消除视觉的孤独感），你的声音都钻进了大衣柜里、书柜里、简易沙发里、晃悠悠的茶几里，所以，你喊出来的声音很单薄，没有回声，干巴巴的，像一捆粉条，随时都有被折断的可能。你照镜子的心情喜忧参半，你看到了第二个你，这让你暂时忘掉了孤独；同时，你又为你眼睛里的忧郁担忧。那种忧郁的沉重，连你自己都感到吃惊：我在生活面前就那么不堪一

击？你嘲笑自己的时候，快速地从镜子旁跑开。

在你来说，朋友的概念越来越模糊了，这也是你感到孤独的一个原因。社会如此的商业化，这种商业的“毒汁”已经渗透到每个人的肉体乃至精神，举手投足间，“毒汁”散发出来的臭气，在现代文明社会的上空聚集，你感到无所适从，到处都是有偿劳动、有效交往，纯粹的友情已经被做成标本，陈列在博物馆里。甚至爱情，也变成了等价交换的“物”。

在华灯初上的晚上，装修别致的饭馆里，你混迹于一堆吃饭喝酒的人群中。或是你的中学同学，或是大学同学，杯盏交错间，是那些时髦的话题：公司、赚钱、网络、买房子……你插不上嘴，这些东西像银河系似的，离你十分遥远，只有孤独慢慢地走近了你。

孤独对于你来说，无处不在；孤独天性喜欢人烟稠密的城市，那些山川大河不是它们理想的寄居地。人越多，你孤独的感觉便越强烈。

夜晚，你的寂寞是要孤独相伴的，在酒杯里，在晃动的琉璃中，你看到了你那被孤独扭曲的脸。或许，孤独本身也是孤独的，它像所有有生命的东西一样，需要呵护和理解，能与之交朋友，能感到它与众不同的气息，能碰到它跃动的脉搏，何其不是一种幸福。

孤独是你当之无愧的朋友，如果你善待它，甚至挽起它无形的臂膀，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你虽然没有那位诗人的孤独的辉煌，但你感到充实，因为你是孤独的朋友。在没有月光的夜晚，在你无法邀请明月共酌时，孤独是你永久的伙伴。孤独，干杯！





生命的一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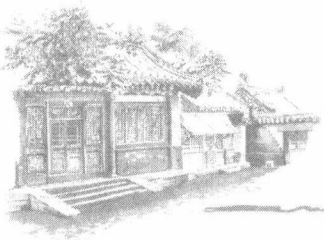
在我几乎尝遍人生的酸甜苦辣之后，意念中，我便同死亡结为朋友。回想起来，初次切近地与死亡交谈，是在我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。那是一个昏暗的中午，天空弥漫着黄沙，我走在放学的路上，细小的沙粒悄悄地钻进我的鼻孔、耳朵、嘴，我感觉到沙粒的坚硬和苦涩。我跑进院子，地面覆盖着均匀黄色，显得苍凉。拉门，黄烟陡起，把书包扔在椅子上，饥饿感撕心裂肺地袭来。母亲在厨房里张罗午饭，偶尔传出锅碗的碰撞声。就在我软绵绵地躺在床上，忍受着饥饿万般的折磨的时候，在我金色愉快的人生旅途中，第一次想到死亡！我弄不懂它是怎样一下子就与我对视，我来不及由远及近地熟悉它的身影，它的恐怖和沉着的气息便朝我浸淫过来。“我如果死了，这世界上就没有我了……”我躺在床上软绵绵地绝望地想。我听见木床“吱吱”地响起来，我意识到我的身体在颤抖，因为饥饿，更因为死亡的恐惧。我感觉到死亡远比饥饿更有力量更强大，死亡攫住了我的身体和灵魂，使我

动弹不得，我发现我在出汗。汗是凉的。濡湿了我冰冷的衬衣，就像是有人用冷水浇在我身上，全然不像是从我身体里分泌出来的东西。死亡是个黑色的庞然大物，它一边居高临下地望着我，一边用无数条无形的绳索紧紧地捆绑住我。我闭着眼睛，然而我听不到它离去的脚步声。我的鲜活的生命陪伴着沉重的死亡，度过了一个漫长的黄色的中午。直至它缠绵着我，恋恋不舍地隐去，我嗅着它遗留下来的腐朽气息……初识死亡，这赋予了我的人生另一层的意义。

时至今日，我说不清楚那个黄色的中午为什么会想到死。在那之前以及后来的极其漫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快乐和健康是我生活的主调，“死亡”的突至，或许缘于我思虑过多的天性，但更自然，也是更恰切的解释，应当认定为一种生命的本能。就像吃饭睡觉一样，死亡，人一落生就已有它的影子，想到它，也就自然而然。

1997年，在香港回归祖国的一片喜庆之中，我生病住进了医院。肠梗阻被误诊为泌尿系统感染，住院的时候，腹胀如鼓。“肠梗阻能死人吗？”康复以后，我问大夫。“当然，不通畅会导致人身体内部的电解质失衡，最后心衰，造成死亡。”大夫不紧不慢地回答我。成年累月同死亡打交道，大夫们的性情温和而平淡。就是这种平淡的死亡，在那间白色的病房里忠实地陪伴着我。白天，病房的走廊里车声辘辘，身穿浅蓝色工作服的护士们推着一辆辆平车，将病人源源不断地送入手术室。死亡，不失时机地尾随着那些病魔缠身的可怜的人们。死亡为病魔站脚助威，病魔得意之时，便是死亡得胜之日。夜晚，四周沉浸





于白色的寂静里。消毒水的气味裹挟着死亡腐朽的气息，在病房里漫不经心地游荡。死亡不避讳灯光的明亮（死亡未尝不喜欢光明），亦不在乎灯光照射不到的幽冥（死亡毕竟是黑暗的骄子）。病床像一只只小船泊在港湾，通向天堂抑或地狱。我做完了手术，死亡依然未能远离我，它就像我的一位久违的恋人，在我的床前踟蹰。我的肠道尚未畅通。腹部的胀痛有增无减。躺在病床上，肚子像座小山，翻过这座山，我将与死亡谋面……我听到了它那熟悉（若干年前我已同它打过交道）、恐怖的脚步声。它踏着医院里那光滑冰冷的地面，嗅着医院特有的腐朽的空气朝我走来。伴随着冥冥的死神，无法抑制的痛苦呻吟声陡起，我总是为这种极其恐怖的声音惊得冷汗淋漓，同时我想，只有接近了死亡，摠住了死亡脉搏的人。才可能有如此恐怖的呼喊。呼唤死亡？抑或看见了死亡之归宿的最欣然的表述。大夫们身上的白大褂似乎是隔绝死亡的符号，于是白色包裹着他们坦然而自信的笑容，死亡见到他们便仓皇而逃。一位富有哲学意味的医生对我说：医生同死亡的搏斗，最直观的便在那张窄窄的手术床上，这比得上战争年代战场上刀光剑影的厮杀，手术刀同死亡争夺生命。病人死了，医生的心里是十分沮丧的，这种沮丧里包含着若干种因素……



我好起来了，生的愉悦渐渐地在我的身体里蔓延，我仿佛看见了死亡那无可奈何的目光。死亡于我已不再有神秘感，在医院里，我曾那样切近地与它交谈过，这远非若干年前关于死亡的幻觉。

当我又能够坐在灯火辉煌的餐馆里，与家人或朋友对

酌，品尝着美味，我一方面尽情地享受着健康的愉悦，一方面对于死亡存着幸灾乐祸之情。“我要你的好看！”我对死亡说道。

我的丈夫是一位诗人兼小说家。他面色红润，一望而知是个与疾病无缘的人。他扛着一副健康的皮囊，兴高采烈地活着。他的诗作及小说里充满生的欢愉，优美的文字间闪烁着生命美轮美奂的光芒。你想到过死么？在一个沉郁的黄昏我问他道。他正坐在桌前玩“挖地雷”的电子游戏，他的眼睛里随着“地雷”一个个被“挖”出而充满欣喜。微弱的阳光透过低矮的窗户照射在书桌上，给那些零乱的稿纸几分生气。

“想到死？你问我么？”

他那只控制鼠标的手停下来，纯真的圆脸上满是困惑。

“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？”

他索性关掉了电脑，随着电脑“嗡嗡”的声音消失，屋子里变得异常寂静。

我对他的反问置若罔闻。我沉默不语，我的执拗在寂静的房间里徘徊。

“……我没想过死，也很少写到死，坦白地说，我对死亡很……困惑……”

不知为什么，我的心里感到充实和骄傲。

过了几天，丈夫从外面回来，手里拎了一包书。我趁他出去方便时翻看，大部分是关于死亡的，有艰深晦涩的哲学书籍，也有人类对于死亡的最新科学认识。作为一位普通人或作家，丈夫有极强的好奇心和探究新问题的好学





精神。

他坐在那张陈旧的修了好几次的圈手椅上，烟雾从他那厚实的嘴唇徐徐吐出来，在他那张圆脸周围袅娜地飘动着。炉子上的铁壶发出吱吱的响声，温暖的空气让小屋显得温馨宜人。他痴迷于人类关于死亡研究的最新成果。人死以后，灵魂在短时间内是不会消亡的。他说话的时候神采飞扬（充满对于死亡的向往？），仿佛有一个人死后，灵魂飞到门的上方，灵魂看到众多医生在抢救他的躯体。他们给他的躯体做人工呼吸，用电击……他复活过来以后，将自己灵魂的经历讲给朋友亲人听，人们将信将疑。人们对于世界的未知性总是估计不足，何况死亡，冥界的事情就更难说清了。



死亡在某些人的生活里、思维中，是轻松愉快、健康活泼的。也就是说，死亡并不单一地表现为沉重。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有“视死如归”一说的缘故吧。

年初，那个传统的节日前夕，丈夫的父亲死了。深夜的电话铃声，传递着一种死亡的恐怖。丈夫光着脚，急匆匆地去接电话（在这之前他已得知父亲病重，他本应守候在父亲身边，却返回北京，顾念着我和孩子），光脚敲击着冰冷的花砖地面，发出空洞的声响，这让我的心缩紧了……

一星期后，丈夫奔丧归来，形容瘦削，精神倦怠（死亡改造人类的力量是巨大的）。丈夫讲到他的父亲在他未归前不瞑目一事。

他是夜里十二点多死的，他的眼睛却大大地睁着，直